

“孤云两角”今何在

——“寻踪觅迹米仓道”之八

周书浩

一、溯源

“孤云两角”是米仓道途经的山名，该山名与米仓道一样古老。“孤云两角”在米仓道的主路还是支线上、具体位置在哪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孰是孰非，难以定论。古今学人所做的考证均难以服人，最终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一桩公案。

“孤云两角”山名，最早见于《三秦记》中的一首汉代民谣：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

孤云两角，去天一握。

山水险阻，黄金子午。

蛇盘乌枕，势与天通。

这首民谣被清人沈德潜收入《古诗源》卷一《古逸》目。沈氏据明代《古诗纪》等旧籍，收集先秦至隋代古诗（歌谣俚曲）代表作七百余首汇编《古诗源》。“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是说此山离天只有一拳的距离，言极其高峻。

《三秦记》为东汉时期辛氏撰，今存一卷。记秦汉时期三秦（项羽灭秦，分其地为雍、塞、翟三国，谓之“三秦”）地理、沿革、民情、都邑、宫室、山川，是早期地方志代表作。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人编辑的《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七《山》引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大竹路》：

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扞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絙萝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沈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疑为“步武”，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此处意为“脚步”——引者注）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貌。王仁裕尝佐褒梁师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题于淮阴祠。诗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入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

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寸中华未可侵。”
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

“大竹路”一条又见宋代笔记小说总集《类说》卷五十四。今人刘广生、赵梅庄在《中国古代邮驿史》第九章《宋代的邮驿·宋代的驿道分布和网络·北宋的驿所分布和网络·西路》一节写道：“北宋时自陕入川，尚有多条南北谷道，其中以大竹路利用较多。这条谷道，起自南郑县，西南越大巴岭，过米仓关至巴州，经归仁县、梁州、合川至渝州。”〔《中国古代邮驿史》（修订版），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12月版〕今人蓝勇、王子今等学者认为，“大竹路”是因沿途多竹而得名（见《生态史视野中的米仓道交通》，收《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中市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2014年9月版）。

其实“大竹路”应为“大行路”。《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汉纪五十九》胡三省注：“今兴元府，古汉中之地也。兴元之南有大行路，通于巴州。其路险峻，三日而达于山顶。其绝高处谓之‘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孤云、两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汉巴郡宕渠县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谓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仓山，下视兴元，实孔道也。”该书卷第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胡三省注：“巴州在三巴之中，谓之中

巴。兴元之南有大行路，径孤云两角，过米仓山则至巴州。”胡三省注均作“大行路”。“行”字篆书极易同“竹”字混淆，故疑“大行路”为“大竹路”之误。“大行”，古时接待宾客的官吏；大行路，当为宾客来往的官道。

《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六《畜兽·猿》又引王仁裕《王氏见闻录·王仁裕》：“王仁裕尝从事于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慧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乃遣人送入巴山百余里溪涧中。……又使人送入孤云两角山，且使繫在山家。旬日后，方解而纵之，不复再来矣。”

南宋陆游在诗中多次写道“孤云两角”地名：“孤云两角不可行，望云九井不可渡。”（《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店当古路三叉处，山似孤云两角边。”（《西路口山店》）“孤云两角山亡恙，斗米三钱路不忧。”（《蜀僧宗杰来乞诗三日不去作长句送之》）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七《利州路·巴州》“两角山”条：“在南江县北九十里。王子韶诗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两角山下有石刻云‘汉相国萧何邀淮阴公韩信至此山’，大唐集州刺史杨师谋之记。”

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南江县》引旧志“南三里，孤云、两角二山，王子韶诗‘孤云两

角，去天一握’。有石刻萧何追韩信处。下有溪，是名韩溪。按孤云、两角山及截贤岭，俱在栈道，去县二百余里，其碑刻则移近县耳。”

曹氏引文明显来源于王氏《輿地纪胜》，或者说所引旧志就是《輿地纪胜》；再落实到具体处，即《輿地纪胜》之《輿地碑记目》。但话题一转，说孤云、两角山及截贤岭不在南江县境，只是记载“萧何追韩信”事情的石碑“移近县耳”。

“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句本出《三秦记》，系汉代民谣，无作者。王象之将其说成王子韶所作，不知根据何在？王子韶何许人也？不可考。后世，多有人将“孤云两角，去天一握”说成是王子韶作，皆因王氏误导所致。

《明史》卷四三《地理志四·四川》载保宁府巴州南江县“南江，州北（即巴州之北——引者注），正德十一年置。北有两角山。”该书卷四二《地理志三·陕西》记载汉中府治南郑时，也提及“孤云两角”：“……西南有巴岭山，南连孤云两角、米仓诸山，达四川之巴州。”

二、诸说

“孤云两角”是一座山还是两座山，历来也争论不休。有

人说是一座山，相连一体；有人说是两座山，互不相干。

五代王仁裕“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诗句将“孤云两角”分开，二山名之说始于此。上引《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蜀中名胜记》相关记载，也说是二山名。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米仓道”条：

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后汉建安二十年，曹操击张鲁。鲁闻阳平已陷，乃奔南山，入巴中。贾耽曰：“兴元之南，有道通于巴州，路皆险峻，中间有米仓山在南郑西南百四十里。又有孤云山，行者必三日始达于岭，所谓‘孤云两角，去天一握’也。”孤云两角，或谓二山名，或云孤云山有两峰对峙耳。

此段引文中，顾氏引唐人贾耽说，然后对“孤云两角”提出“孤云两角，或谓二山名，或云孤云山有两峰对峙耳”的新说法。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以右仆射衔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曾任山南西道、山南东道节度使，对今秦巴地区山川形胜了如指掌，也多

有研究。

我们再回头看《三秦记》中的这首汉代民谣，从文本入手，研究其词组结构类型。

“武功太白”，武功，即今陕西省武功县，位于关中平原腹地。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设郡县，将古邠国分为武功（今眉县和岐山南部、太白县东部及周至一带）、邠（今扶风南部和武功一带）、美阳（今扶风北部）三县。太白，即太白山，位于陕西省眉县、太白县境，今秦岭山脉主峰。汉代，太白山在武功辖境，故有“武功太白”之说。接下来，与之类比的便是“孤云两角”。对照“武功太白”词组的结构类型，“孤云两角”即“孤云的两角山”（下文“黄金子午”等类此）。从这个偏正结构看，“孤云两角”就是一座山，整体叫“孤云”，“两角”是它局部的称谓，即顾氏所言“孤云山有两峰对峙耳”。如果再换一种方式分析，“孤云两角”即“孤云、两角”。从这个语法地位平等、表示并列关系的联合结构看，“孤云”“两角”又可以理解为两座山。

清人李元撰、乾隆末年成书的《蜀水经》卷十四《巴水》：“巴江西南受蟒潭水。蟒潭水源出孤云山，流为韩溪，南入巴。孤云山与两角山相接，有石刻‘萧何追韩信处’。”

李氏言孤云、两角相连，是一体二山。

《（道光）南江县志》上卷《山》“孤云山”条：“亦名‘立鹤岭’，在县东十五里。奇峰突兀，高入霄汉。时有云气拥护不散，又名‘归云岭’。”

“孤”“归”乃一音之转，读音相近。说孤云山又名“归云岭”，可能是当地人发音差异所致造成的误会。

《（道光）南江县志》上卷《山》“两角山”条：“在县北五十里。两角相连，峥嵘耸秀，上出重霄，烟萝布合，苍翠欲滴，真奇观也。昔人题吟有‘孤云两角，去天一握’之句，言其高也。上有石碑，俗呼为‘萧何追韩信到此’。”

《（道光）南江县志》将“孤云两角”分而记之，一在县东，一在县北，山分二处，一扫旧说。

《（民国）南江县志》第一编《山脉志》“孤云山”条：“在县北五十里，一名‘韩山’。脉连两角山，较低，大小三峰。山腰路线昔为巴汉要道。”

《（民国）南江县志》第一编《山脉志》“两角山”条：“在县北五十里。自香炉山脉东南行二十里许，突向西横起一峰，中微凸，东西两角并列，俗呼‘三角山’。迤西为孤云山，一名‘韩山’。迤北为兴龙寨。”

《（民国）南江县志》记载孤云、两角俗名均叫“韩山”，并说两山脉连，又将两山连为一体。

引文中的兴龙寨，亦写成“兴隆寨”，俗呼“青龙寨”，在南江县今坪河镇境内。南江洋潭（今桥亭镇洋滩村）人、清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科举人、户部湖广清吏司郎中岳贞《兴隆寨》诗：“停车过问兴隆丘，云树深深不可求。部将营中栖暮坎，都军府里唤寒鸠。空余半壁麒麟画，无复千群豺虎游。回首怆然成往事，临风独上北山头。”岳贞经过兴隆寨，说明那里也有一条路通汉中。按《（民国）南江县志》孤云、两角脉连一体，两角山迤北为兴龙寨的记载，也旁证了该志“孤云山”条“山腰路线昔为巴汉要道”之说。

三、定位

言及“孤云两角”，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截贤岭。

截贤岭是一个与“孤云两角”密切相关的地名，甚至可以说它是“孤云两角”的一部分。弄清了截贤岭的位置，也就明确了“孤云两角”的地望。

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巴州碑记》：

《集州两角山记》，唐集州刺史杨师谋书。今在难江县。

难江县，即今南江县。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复置集州，难江县在州治。宋人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说“以江水难涉故以‘难江’名。”此引文说明两角山在今南江县境。

截贤岭，曾被元朝人记载为“铁贤岭”，盖因蒙古人据读音记载。札马刺丁、孛兰盼等撰《元一统志》卷四《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山川》：

在南郑县废廉水城界有铁贤岭，昔萧何追韩信至此。

廉水县，后魏延昌中置，梁大同中省，宋复置，旋废。县城遗址在今汉中市南郑区濂水镇。廉水县之南越巴岭（今名米仓山）即难江县辖境。此引文说明廉水县与难江县界连处有“铁贤岭”，也表明截贤岭在难江县北。

岳贞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在《集州南江考》一文中也写道：“治有《集州两角山记》，唐刺史杨师谋书。”

康熙十九年（1680）任南江县知县的王经芳（直隶大名府清丰人、监生）《集州怀古》之五《两角山》诗：“丰沛功名未是难，酈侯先着在追韩。水龙洞口时时涨，疑是英雄泪不干。”作者在题下自注“三角山去县五十里，萧相追韩淮阴过此。下有水龙洞，洞内潮水不时泛涨。”

《（道光）南江县志》上卷《古迹》：“《集州两角山记》，唐集州刺史杨师谋书。今泯散无迹。”

《（民国）南江县志》第一编《古迹志》：“《集州两角山记》，《碑目考》：‘唐集州刺史杨师谋书。’今佚。”

以上文献均沿袭王象之说，记载唐集州刺史杨师谋作《集州两角山记》之事。

《（道光）南江县志》上卷《岭》“截贤岭”条：“在县北一百余里，亦以韩信得名。”

《（民国）南江县志》第一编《山脉志》“香炉山”条：“在县北八十里，脉自光雾山，西出稍稍向南。左挟贯坝，右挟中坝，经截贤岭、铜包寨至此。西出之脉入广元县境，东南行为县治主脉。”

《四川省南江县地名录·名胜古迹》（内部资料。四川省南江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1983年3月）：“孤云山为古两角山之西端，今三角山西峰，位于南江县西北。主峰与南江镇直距13.5公里。峥嵘竞秀，烟萝布合，苍翠欲滴，撑出云表。孤云山昔为川陕通道。汉王子韶《三秦谣》谓‘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刘邦封汉王，都南郑，韩信不被重用，离开南郑，经米仓道，行至孤云山腰，被萧何星夜追回，至此孤云山更名‘韩山’，山下的水龙洞称‘韩溪’，山腰称‘截贤岭’。唐代集

州刺史杨师谋刻石碑‘萧何追韩信到此’，立于岭上。”

《（道光）南江县志·舆图》未标注“孤云两角”及截贤岭，只标注了三角山，在平河场附近。平河场即今平河镇治地。三角山在坪河镇三角村境内。

唐人在截贤岭立石碑昭示后人萧何追韩信处，后世竟出现了多处“截贤岭”。陈显远《萧何追韩信处初考》（原载《陕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9期）：“关于韩信逃走、萧何追及的地点传说有三处：一、北上。今陕西省留坝县马道街北，有一条河，人们盛传是萧何追韩信处。二、西走。今陕西省宁强县有一条西流河，也有记载说是萧何追韩信处。三、东归。今四川省南江县上两区玉泉公社饮水坝附近说是萧何追韩信处。”

陈氏考证认为，萧何追韩信处在南江县两角山下截贤岭，原因是因为有与西汉年代较近的唐集州刺史杨师谋竖的石碑及五代时期淮阴侯庙为证。萧何追韩信处既然在南江县截贤岭，为何湮没无闻？陕西留坝马道附会讹传的萧何追韩信处又怎能以假乱真致使尽人皆知？陈氏认为，盖因马道地处褒斜道连云栈道，明清以来，商旅往来频繁，口碑流传，影响深广。而截贤岭地处米仓山中，山高林深，行人绝少。虽然唐刺史杨师谋就韩信所逃之处刻石，两角山既非通衢，故碑亦不显，而不为后世人所知。

关于截贤岭的具体位置，陈氏认为在“米仓道中孤云山下仙台山的截贤岭……，其地在今四川省南江县上两区玉泉乡饮水坝附近”（《“米仓道”考略》，原载《文博》1988年第1期）。照陈氏“两角山下截贤岭”“孤云山下仙台山的截贤岭”的考证类推，“孤云两角”也就该在饮水坝附近（光雾山大坝景区与今汉中市南郑区小南海镇辖地交界处）。

岳太然认为，映水坝（即“饮水坝”）在大坝东北，紧靠川陕界山分水岭，距南江县城有二百里之遥，与文献记载里程相去甚远，并偏离米仓道主路。米仓道主路应由南郑经红庙塘、喜神坝、小坝入南江县境，再经巴峪关、大坝、米仓关、关坝、上两河口、桥亭至南江县城。上两河口距南江县城正好一百里，是米仓道主路及支线交汇点——由喜神坝南行经庙坝入南江县境，再经台上、铁炉坝、焦家河、龙神殿至上两河口与米仓主路汇合，此为近代商旅常行之道，新修的二南（南郑—南江）公路也取此线。但此路所经处却不见近似文献描述的山岭，路西的光雾山虽似孤云山，但又距此路甚远。坪河乡两角山东南距南江县城约一百里，处米仓道另一支线上——从南郑经红庙塘、喜神坝西南行经川陕交界的城墙崖，再经白头滩（南江县原槐树乡治）、中坝、金厂坝、坪河、官坊坝、竹坝、韩溪到南江县城。截贤岭就在官坊坝附近，它的东侧为两角山，西侧

为孤云山，米仓道支线穿行两山间。两山均高于周围众山，绝世凌空，云雾常掩藏山巅。唐集州刺史杨师谋曾勒石“萧何追韩信到此”立于山岭，宋时将石碑运回南江县城，存于县学内。此路线中的城墙崖，汉时为汉平关。韩信弃大坝米仓道主线而取此支路，目的是避实就虚。（《截贤岭》，载《南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1991年10月）

学者李开元认为，“截贤岭在两角山和米仓山之间。萧何追韩信，方向不是往关中去，关中那是秦军的地方，是敌对阵营。他实际上是往四川走的，走米仓道穿越大巴山，进入今四川南江，然后东去鄂西，经过南楚回归故里。萧何往南面追韩信，在两角山和米仓山间有截贤岭。”（《楚亡：从项羽到韩信》第一章《大将韩信》第六节《萧何截贤追韩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5月版）

学者蓝勇认为孤云、两角二山在南江县关坝镇之北的草鞋坪（即宋元米仓关）一带。（见《米仓道的踏察与考证》，收《古代的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草鞋坪在南江县大坝景区之南、关坝镇之北，距离饮水坝不远，为米仓道传统路线必经之地。“孤云两角”地望与陈显

远的考证大略一致。

学者郭声波认为，截贤岭位于今光雾山主峰东北，光雾山海拔 2507 米，比草鞋坪西南的小光雾山高出 175 米，更容易形成“孤云”——即俗称的“戴帽云”。截贤岭东北的双峰山（九角山）是东北——西南并峙，行人可以望见（今日二南公路改走九角山以东的陈家山，已不能望见），草鞋坪的双峰山（红岩子）却是西南——东北并峙，行人只能望见一峰，也不如九角山的象形。根据音韵学考证“孤云”二字：“‘孤’，《广韵》‘古胡切，平模见’；‘云’，《广韵》‘王分切，平文云’。”“孤云”二字唐宋读“gu wen”，与今“光雾”二字发音极近，“光雾山”之名盖由“孤云山”音变而来，而“光雾山”之本名应该指今大光雾山；九角山当指山峰有九（或泛言极多），但其中两峰尤为突出，有如龙角，故古代亦名“两角山”，山下之“龙神殿”盖亦缘此得名。（《论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原载《四川文物》2012 年第 6 期）郭氏认为，孤云山就是今大光雾山，两角山就是今九角山。

光雾山之南有小光雾山。《（道光）南江县志·舆图》将光雾山标注为“光木山”。道光初年南江县知县胡炳在《疏河记》一文中写道：“且江（即南江——引者注）自光木山发源，东南行，而与岷江合流以入于海。”

上述观点认为“孤云两角”及截贤岭在南江县之北或西北。也有持“孤云两角”在南江县东的观点。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任南江县训导、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解元(乡试第一名)卫道凝在《南江山水道里记》一文中写道：

其自桦林关发源者，曰南陡河(亦名南屯河，俗名沙坝河——引者注)。受群流，五十里至赶场溪。过孤云岭、两角山，西流四十里，至关路口。又二十里兴马坎，复流至大河口，为明水。明水下至龙门溪，历石板潭，至神潭场溪，流入两河口，合于巴江。

卫氏记载南陡河流至赶场溪(今赶场镇境内)，“过孤云岭、两角山，西流四十里”至关路口(今关路乡境内)，此说大错特错，应为南陡河经赶场溪南流至关路口。赶场、关路均在县东。《(道光)南江县志》上卷《山》“孤云山”条说孤云山“在县东十五里”正是受此影响。后来，人们可能发现了问题，故《(民国)南江县志·山脉志》“孤云山”条又改为“在县北五十里”。

四、结语

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往往都浓缩在地名里，地名也常常是一个地方人文与自然景观的表征。

钩沉唐末五代以来文献，我们发现，在命名上，有把“孤云两角”作为一个整体的，也有一分为二的；就方位而言，有说在南江县北的，有说在南江县西北的，有说在南江县东的，意见分歧。古今学人考证其地望，也歧解纷呈，抵牾之处甚多。虽搜罗宏富、深究渊源，亦难以弥缝罅隙、自圆其说，沦为纸上谈兵。

征引前人文献，不加甄别，以讹传讹，甚至牵强附会，攀附名人，美化乡邦，是治学轻率和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同一地名不同历史时期所指的区域不同，容易出现“地名飘移”现象，造成张冠李戴的结果，譬如多地出现“截贤岭”。许多历史文化遗迹之争正由此引发。

因战争、饥荒及自然环境方面的灾害，明末清初，大量移民涌入南江。在“孤云两角”及截贤岭周围生息的移民，因不知“孤云两角”等地名原来的名字，便用新的名字为它们命名，出现“同地异名”现象。历史上，一些地名几易其名、有多个称谓或多种写法，而同名者又未必同地。古老的地理实体永远

都在那儿，但它们的称谓在不断变化。新称谓覆盖了旧名称。名称虽新，但指代的依然是原来的地方。

地名命名的意义在于地名字面所表达的含义，它是人们为地名命名时的着眼点，也是命名因由或理据。地名命名、演变始终会受到社会发展水平制约。地名由少数人称说到为广大社会成员所公认，要经过一定时间的传播和筛选过程，其中会出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风俗习惯及文化特征。自明代以来，随着米仓道行人减少、道路荒废，“孤云两角”及截贤岭周围土著消亡，随后被移民“落担”“插占”，“孤云两角”和截贤岭原名称及其蕴含的人文特征随之消失，从而以一种新的地名替代。而在新旧地名替换之间缺少时间让渡的情况下，哪怕是作为地方志的官方书写，也难以可靠地记录一山一岭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

“孤云两角”及截贤岭之名实关系纠缠不清，原因就在于孤云两角“同地异名”、截贤岭“异地同名”。诚如南宋王应麟在《通鉴地理通释·序》中所言：“言地理者，难于言天，何为其难也？日月星辰之度，终古而不易；郡国山川之名，屡变而无穷。”

山，还是那座山；岭，还是那座岭。变换的是时代，是名称及人心。